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輯, 明 范震、李文會校
 卷 卷三十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卷三十



皇明文衡卷之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代古檄

中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固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一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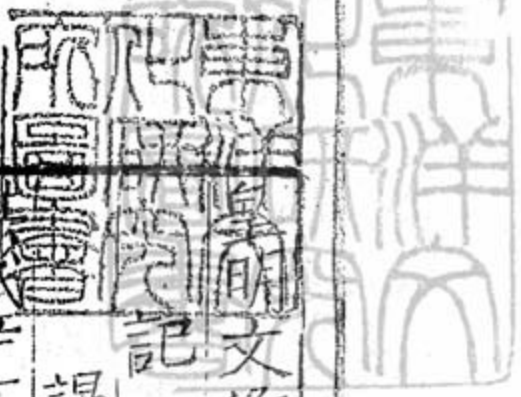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2

所記
圖書







謁周公廟記

王禕

洪武辛亥春余還自西垂以閏月二十五日戊寅至岐山縣
 明日謁周公廟廟去縣十五里出城循澗水西北行至山下
 乃折入山之腹而廟在焉至是四面皆絕壑峭壁其間平地
 東西僅五六十步南北如之而稍脩形勢殊幽阻廟東北十
 數步有靈泉出巖石間即澗水所從出也廟之建莫詳其所
 自始按碑記唐太中二年鳳翔府岐山縣鳳棲鄉周公廟出
 靈泉則廟祠在唐之前當已有之金興定五年有道士市其
 廟作道官縣令李守節正其罪鳳翔府錄事判官游淑記之
 甚悉元初廟盡廢至元十七年李忠宣公德輝行臺陝西欲

起其廢而有司力不逮乃請終南重陽宮李天樂真人重建
既成其徒就守之今廟是也厥後陝西部使者寧本魚神言
周公先聖在唐與孔子同廟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流主祠
事非所以崇聖道昭禮典若立書院俾儒者主其祠為宜元
統三年命下如所言賜額曰岐陽書院始置學官弟子員春
秋致祭禮如祀孔子元末天下亂儒者皆解散書院燬于兵
廟幸獨存而今守祠者仍為道士矣廟始末可槩見者如此
其廟中為正殿奉周公東西二小殿以奉太公召公東北別
有小殿奉姜嫄凡廟之儀與冠冕佩服之制皆粗鄙不合禮
又正殿前有戲臺為巫覡優伶之所集而殿中列以俗神野
鬼之像尤極淫恠余因嘆曰周公制禮作樂以憲萬世其沒
實祀以天子之禮樂今其廟制乃若此世人不知禮一至是

平不特此也以余考之周公之稱因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
采邑故也水經岐水之南有周城周公采邑也杜預云周城
在姜陽縣西北帝王世紀云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也周城
今為岐陽鎮其城故址猶存廣袤可七八里四圍皆深溝實
在今岐山縣東北五十里正太王所居而周公食采之地也
然岐山縣西北十餘里其地曰周公邸地形頗平衍意者周
城乃公采邑而其居邸則在此歟或乃謂今廟為周公故所
居地且其址既阻隘路衢尤險狹周公以家宰之尊何得而
居此殆後人即此建廟故遂繚指為公所居位耳而近時暢
師文作記謂周公采邑廟即其地者非也舊碑載大中二年
十一月一日周公舊祠有靈泉已枯竭一夕大風其泉五處
一時湧出守臣白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榮祿

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安平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崔珙奏其事朝廷因賜名潤德太中乃唐宣宗
年號崔珙所帶銜位正唐制而其表奏制荅等文又唐體而
近時孔克任作記謂為宋大中時太守珙者亦非也世傳靈
泉每世治則出世亂則竭故眉山蘇文忠公詩有與世窮通
之語自唐太中二年出後後復竭至宋雍熙二年復出金末
復竭及元至元十七年復出其後復竭而復出於今其出也
所灌溉甚廣人賴其利舊碑載大中二年賜名潤德而湘山
野錄以為雍熙二年賜號要當以碑刻為是是日從余行者
儒士安矩季方詣廟拜謁畢出坐外門荒墟上道士持酒來
餉為飲數小巵適雲陰雨微下風起撼群木響獵獵如秋聲
北疑風焉雲輿來沍者因低回久之乃去比回縣館以廟制
與禮不合者語其令李本初屬其稍皆釐革李以縣事繁劇
辭余不復與言而具疏其本末及前所云云者紀之於簡以
遺矩用志歲月焉

寫易軒記

去淳安縣治北五里山巒迴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居焉
方氏在宋季有以倫魁致位禮部尚書者學者稱之曰蛟峯
先生宋亡堅卧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泚諸人因即其居為書
院尚書之曾孫以愚實世其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為
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遂其高節而無媿又去石峽
北五里珠佩峯下結屋居之去人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
受教者非排也此其進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
乎太史晚益好易嘗即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禕之先大

父昔嘗主教於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太史以契家故屬禕
爲之記昔者竊聞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
之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其
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爲八
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是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八卦之三畫既以
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體既又相錯相盪而
六十四卦互成焉此後天之易也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是重
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而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偶爲
六畫也邵子之圖以乾坎至剝坤爲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
合然實自然之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爲十六而爲三十二而
爲六十四者斯蓋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伸
卦之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於是焉則後學之不能
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
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求易者在乎內反諸心
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夫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必惟
文字之爲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
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於斯也
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
知之姑疏所聞以求質請遂以爲記焉

新鑿惠澤池記

杜敷

潞爲州屬縣六壺闕西距州治僅一舍域太行麓地高亢土
峭岡而獨闕并泉利縣郭民會有力者掘井深倍九仞往往
爲石隔而不及泉間或及之水脉津津汲挹曾弗滿瓶其勞

於遠并直抵州境洎他聚落乃至積雪窖鑿冰壑給旦夕用以故其民不免有饑渴之害者洪武丙辰閏九月三山郭公來丞是縣興利除害政教以行憂民渴饑不啻猶已越明年丁巳春正月乃會羣吏屬耆衆而謀曰縣治南關故池爾衆向集雨潦第以漑衣飲畜今洿壤淤塞棄同無用我將卽農隙借民力是鑿是浚候雨西郊齋洎泓澄惟供飲食可乎衆乃舉手加額同口一辭曰何民生之幸於是上於州司而允其請乃卜日召集近縣郭民畚鍤齊興不旬日而池成其濬則護以木柵而防崩啣之患其岸則繚以垣墉而限汗穢之雜坤隅爲闌兩壁翼張而鑲板橫施俟大雨流行則起之以石缺注瀉而入水良隅爲門兩楹山峙而尙鑿鑿設令衆人汲汲則開之由石級上下而出水廣則呀焉窪焉廓其有容

始如天造地設深則瀆然澁然昧其不測宛若陽關陰關於以免往復遠汲之勞於以憫饑渴燥吻之思衆請其各則曰惠澤蓋取語云因民所利惠而不費之謂嗚呼旨哉嘗稽易大象澤無水則曰困澤有水則曰節夫澤水有無其卦則爲困爲節猶池之廢興其水則爲潔爲洿今池轉洿爲潔猶卦反困爲節旣變通以盡利復推行以爲通乃因天之澤爲地之澤以地之澤爲民之澤公可謂能體易以利民者矣且古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受封者公旣破大其量淵深其學由是將爲州爲府而登庸於朝澤加天下則惠利所及其源深其流長而或可以涯涘哉縣南坊耆衆其輩請文刻石而紀功績以示永久俾勿替公名栢字永齡由進士擢濠陽簿今爲壺關丞

華川書舍記

趙沅

婺州義烏縣有澤曰華川王君子充書舍在其上同門友宋君景濂歷敘上世以來爲文者之失得而卒歸於聖人以爲記辯博精詣殆不可加矣邇者沅與子充相見於錢塘子充又俾沅申其說旣不得終辭則以復曰聖人之文非一家之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帝王制作大備其載諸方冊以垂軌當世者謂之經若韓宣子適魯所見其類矣詩采諸民間策書辭命職在史氏未嘗使學者執筆習爲之也吾夫子順先王詩書六藝以設教而學文之訓門人識之亦曰考觀聖賢成法以盡其職分所當爲者而已蓋自一身以達天下彌綸益著而非外求由小學以底大成品節愈嚴而無二本成德達材之衆率由於斯而徒以文學稱者非聖人意也是故夫子

嘗刪詩定書贊易修春秋以爲萬世明法而必曰述而不作曰吾從周則豈以言出於口者謂之文哉戰國爭彊道術分裂則一家之言興而異端起矣自茲以來吏治不足繼以武功而爲國者始思息民以黃老經義未明流爲箋疏而反身者唯知洗心於釋梵由是馬班崔蔡之倫以文名家凌厲縱橫浩不可遏而先王經世之術微矣賈誼董仲舒掇拾於殘闕而莫之行諸葛孔明范希文鞠躬盡力而未足以有明也春陵河南大儒繼作然後二帝三王所相傳授者始煥然於時關中張子因之崇執禮之教精思以致道修辭而斷事以一鄉而準天下考三代以示方來卓哉學者之楷模矣迨新安朱子繼周程之緒大明經訓以覺斯人而浙河以東若呂薛二鄭氏取周公舊章離析錯綜如示諸掌學者於斯得窺

見聖人制作之盛焉然當是時陸子靜氏起於臨川以其得
於心者行乎家邦充然自足而諸君子之志荒矣薛鄭會歸
於朱子而呂氏則無間然陳君舉薛之徒也乃自以書請益
於陸氏此又論先哲於鄉土者所宜慎思而明辯也况夫有
志於斯文者乎子充早受業於同郡學士黃公黃公之見於
文章者岳靜淵澄不大聲色固非欲以言語文字名世而子
充明經潔行卓越不羣因鄉先生精神念慮所存以端述作
之本原極古人之能事必有徵矣則雖俯仰一室而所以系
吾徒之望者何可量哉浙東多文獻故家他邦莫及昔予嘗
欲往遊而未能異時考德會文之樂舍華川奚適乎

共學齋記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反諸身以爲學者千百年來

大略三變以復千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汙濁之世不惑自
於凡民而又患夫資之不足也於是乃有佩韋弦以矯偏運
甕枕圓以驚惰晝有所爲夜必焚香昏於神明念慮善惡之
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觀其消長蓋動心忍性不如
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也亦明矣於是有君子者出主
忠孝以飾其躬以匹夫而立師道使在三之義赫然白於天
中後有作者不敢忘焉其視專一善名一行則又遠矣於是
又有君子者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已者本經訓以淑斯人
使先傳後倦之教下學上達之旨復明於世蓋秦漢以來學
術多矣至是始歸於大中可謂罔極之恩矣自其教行高明
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善學者乃復因其性之所近端
居默識以極夫反已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之學

夫豈易言也哉。訪學於古人而未之能進，竊懼夫氣昏力薄，不足以底于成。迺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學，與同志者居而勉焉。噫！人固與庶物並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熾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別。矧學不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芒忽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憤悱堅制，高邁卓絕，以自拔於凡行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崇禮卑，智崇效天，禮畢法地。聖賢之言，無二致也。羣居終日而義有不出於此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為共學齋記。

櫟軒記

鄭之恒，僑居黟水之南，烏聊之北。題其隙宇曰櫟軒。其言曰：櫟，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吾聞之莊生云：居無何，大夫士為詩文以釋其名。軒之義者，甚衆，言人人殊之。

恒不懌，以其間日之黎陽山中，見支離無謂而問焉，曰：吾以櫟名軒，而人鮮能喻吾志者，言之輒異，何也？支離無謂曰：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世之所重者材也，而子獨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子獨以無用全子。無惑乎！人言之異也。雖然，生之有壽，天豈材不材之謂哉？深山之楸枿，豫章闔千百，年未有過而問者。道旁之樗櫟，未拱把而夭於斧斤，其所託者不同也。夫櫟之不材，猶樗也。櫟以社而存，猶樗之以神也。社有變置而舉或廢之，則樗與櫟豈能自全邪？謂不材之木獨能終其天年，非莊氏意也。彼莊子者，悲夫！世俗之士以材為累，不若不材者之無用也。故為是不得已之言，又悲夫！不材者，亦有時而不得免也。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然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未免乎累也。則夫可以害生者，豈惟材哉？

邦君之於國也聖哲之於名也皆累也彼且欲魯侯洒心去
欲而游於無人之野使仲尼辭交游去弟子而逃於大澤其
憂患乎一世者豈有涯哉嗟夫亂世多害智愚賢不肖俱困
而莫知除其憂此夫入所深悲而非爲一己之私也子之不
材自處豈其意邪曰然則莊氏昔所謂者非邪支離無謂曰
莊子固嘗言之矣其所保者與衆異也且子亦嘗聞所謂物
之初者乎游於物之初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者益之而不
加益損之而不加損天地遽廬也古今一息也死生夜旦也
虎兕無所措其爪甲兵無所容其刃無傷於物而物亦莫能
傷也是豈材不材之論哉雖然爲櫟有道卽子之居行子之
志使童梧無所用其助而舍者爭席則材不材皆不爲子累
矣又何恤乎人之言卽之恒覆然而起釋然而悟曰善哉進

於道矣雖然吾於櫟有取焉請書是說於軒中以爲記

梅花易洞記

徐一夔

山陰胡君龍臣居越王山之下環其廬植梅數十百株而日
居其間讀易因名其處曰梅花易洞且曰昔五峯胡先生讀
易巖廬自號易洞吾名亦奚不可然客來輒不解曰甚矣胡
子之欺人也太山長谷穴而爲洞嵌空嵒岬其上穹然而蓋
覆其旁屹然而壁立其中廓然而有容蛇龍居之虎豹藏焉
此洞也若五峯先生讀易之地似也今子雖依山爲屋所謂
嵌空嵒岬之狀無有也其屋規模不廣制度不華覆蓋其上
者獨其枝若屈鐵之交錯其花若皜雪之燦爛所謂穹然屹
然廓然者亦無有也非洞而曰洞甚矣胡子之欺人也余乃
爲之解曰獨不觀之儒先之圖乎天地亦一洞也豈直居室

哉何也乾南坤北一上一下陰陽之宅也離東坎西一闔一
關陰陽之門也巽承乎乾而位西南震交乎坤而位東北陰
陽之所以終也陰陽造化生生不息如循環然昔之至人心
與造化遊嘗言弄環餘暇時往時來蓋以天地爲一環矣夫
洞環類也環非實環洞豈實洞哉是意也五峯先生知之矣
胡君慕先生者也豈以弗知而欺人哉余竊聞之聖人作易
本之陰陽見乎卦辭學之者將以見夫用善觀物者即微而
知著即小而知大即近而知遠自一室而至於天下自一日
而至於四時自一呼一吸而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吉凶
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莫不悉備胡君誠有以知之無自
善其身請以告我

梁氏書莊記

梁氏

余山巖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窺道之
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
沒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 今朝之初共承 明詔陪諸播
紳議禮制獲觀大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
無所爲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
乃融會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
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唯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攷
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
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唯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
禮於周官也爰剔其註使其明暢謂之周禮攷註於詩也因
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
問謂之策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

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耄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略復嘗類集古之格言及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恒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吏阜隸爲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悛非故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杭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杭稻菽粟而所藏唯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替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產業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猶之然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家者天也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隘齋記

徐尊生

歙南洪節夫曩家小飛來峯下其先廬相去十里而近在杏坑之原故無恙也壬辰之變悉燬于寇越二年擾稍定流散來歸節夫以小飛來直通衢而其寬閑深阻可以肥遯者莫宜杏坑之源乃卽遺基去其蓬蒿瓦礫爲茅屋若干楹奉母夫人以居敕諸子肄業其間材拙而制庫視昔日棟宇之壯丹刻之華無復得其彷彿而意趣幽野位置整雅望而知其爲隱君子之宅也扁其燕處之室曰隘齋而謂友人徐尊生曰予平生不能媚世容物亂離顛沛以來益齟齬於時矣故

因吾室之隘以自名以見吾志蓋爲我記之尊生辭不獲則復于節夫曰道以中庸爲至人鮮能之得其一節之偏以高於世蓋已難矣若夫厲廉隅飭名檢波流風靡之中雖然有所不爲則隘者豈非制行之高者歟方瀕洞之秋衆人眩惑搖動往往有之君獨矜然不滓倡勇效順旣乃履脫功名深潛遠引於巖石之下非夫居常有得於隘而能遭變不可奪如是乎且吾聞之合於人心之公以爲隘則固制行之高者也任夫一己之私以爲隘則其弊有不可勝言也毫釐之間辯之弗審而善惡之歸相去遠矣古之隘者無過伯夷鄉人之冠不正則不能與之處讓國恐不遂其志則亦讓代以不聽其言則隱而餓餓而死其隘如此然其所爲皆關乎世教之大合乎天理之公朱始以己私參焉孟氏立論之嚴雖以爲君子弗由而又推尊之曰聖之清故爲隘者必以伯夷爲標準庶幾其可伯夷奮乎百世之上吾從而興起於百世之下人心之公無古無今欲爲伯夷是亦伯夷而已矣以節夫居常遭變而不可奪觀之則辯之庸有弗審乎雖然弘道在人能大其所受斯謂之君子伯夷之行可尚已比之中庸之道有間矣由伯夷之行合乎中庸則致廣大盡精微粹然無疵而所謂隘者將不可得而指名矣君子之於道豈因以偏自處而不舉其全哉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吾於節夫深有望焉

朱氏春濡菴記

朱廉

義烏朱資安居縣南之剡溪旣菴其觀於所居東北之五里杏花溪之左乃築守塚之舍而署其名曰春濡菴春濡菴者

蓋取諸記禮者之言資安以告余俾爲之記祭由善夫資安之爲何其可羨也墓有舍而歲祭之士大夫行之久矣胡獨有羨於資安也嗟夫三代之世教化明備禮俗興行人自幼稚已知事親之禮矣及其既長孝養之外他細事焉務以適其志務以安其躬務以善其甘旨而致其尊榮惟恐親之弗悅也既已如此矣又懼其不可得久也惴惴焉而愛其日不幸而沒則吾哀戚之至若不欲生整理必盡其禮而乃祝必竭其誠終其身而弗怠夫然故爲人親者生則享其養歿則享其祭而無憾焉迨世教衰士習益下甚者視其親猶塗人其口能言也而未必聽其言其色可見也而未必視其色况能視聽於無形無聲也哉此其人蓋與夫羽毛齒角者不異其事生若此豈復有沒後之恩而致其後敬於墟墓之間哉

今資安之思念其親吾想其心入其室則惕然感曰此吾親所構也吾今安居之而吾親安在哉稼其田則曰此吾親所闢也吾得粟而食之而吾親安在哉涉其圃則曰此吾親所築也吾得藝吾麻而吾親安在哉覩其妻子則惻然以感曰此吾親之授我以室而延吾嗣也覩其兄弟則曰此皆吾親之子而吾同氣也視其身則曰此吾親之遺軀初而育長而教以望其成者也今吾與其兄弟妻子具在而吾親不可復作終吾生不得見矣一念之感未嘗不太息流涕不能自止况夫氣序之推移時物之變易徂暑未幾而嚴霜已肅改歲未久而雨露已濡徬徨丘隴之間戀慕松楸之下一觴一噉庶幾享之其情爲何如哉此其視流俗何如而余烏得不深羨之哉况又徵文於予將刻諸石以圖永久是不獨盡其一

身之孝思且將使其子孫繼續於無窮尤有過於人者余故
為書之俾世之弗及者有所興起而其後亦毋敢怠忘也資
安善事其兄卽余向時為作義軒記者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一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一

記

遊三門記

王翰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治東六十里道由東西延至黃堆循河
東下再行十里至其處河南山脊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山
作三門以通河流南者為鬼門中為人門次北為神門又次
北及開元新開河又以中為夜叉門北為金門新開河為公
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
東可十五步中流有小山乃其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營迴
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永安蓋唐宋漕運之道
山崑上有閣道且牽泐石深尺許正南下五十步有石聳起
側視若香爐然東又三十步一峯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